

梨园春常在

文/画 张国华



在商埠区经二纬三路通惠街的东首,至今还有一处山东省历史最悠久且至今仍在使用的专业戏剧演出场所——北洋大戏院。

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的大戏院,一百多年来历经几次不同规模的维修和改造。最初名为“兴华茶园”,由一个木料场改建而成;1923年改建为楼台

建筑,有池座、包厢、边排。这个时期,大戏院先后改称为“商乐舞台”、“聚华戏院”,由济南“庆乐班”为班底主演河北梆子,班主是董希珍。随着发展,他的科班梆子,京剧的西皮和二黄两个声腔系统已修炼成仙,演员大都功夫扎实、戏路宽广;1934年,历城人马寿荃出任经理,将“聚华”定名为“北洋大戏院”;1951年

改为“实验剧场”;1953年,原剧院全部拆除重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外貌为仿古建筑的民族形式,也就是现在北洋大戏院的外貌;次年正式开业,定名为“人民剧场”;1992年恢复“北洋大戏院”的原有名称。

据记载,北洋大戏院经常以重金礼聘著名演员来演出。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及金少山、余叔岩、李万春、袁世海、张君秋、方荣翔、侯宝林等赫赫有名的名角儿都曾在此献艺。上世纪四十年代,武生袁金凯、武旦俞砚霞、花脸蒋少奎加入了北洋的班底,更让北洋如虎添翼,在海内外梨园界和广大戏迷中享有较高声誉,至今仍是戏迷票友聚集的场所。

北洋大戏院的建筑颇具民族风格,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诸多要素。正门上边是绿色琉璃瓦覆盖的虎殿顶,下面四根大红柱作框架,配以画栋和垂花门廊等加强了建筑物立面的传统艺术效果,使得整个建筑浓墨重彩,古朴厚重;内部构造也别具匠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戏院改建舞台时,发现了舞台下面有十口大瓷缸,也就此揭开了大戏院回音效果极佳的奥秘。

【80后观澜】

躲过喧嚣的闹市

□高方方

躲过闹市的喧嚣,侧身拐入济南老城根旁网结纵横的街口巷道,你就会被扑面而来的古香余韵淹没,竟会平白生出几分时空穿越的错愕感来。

如果赶巧这是在一个落日的午后,那就更美了。揣上一卷仿古的线装书,在老贡院东墙根晃上几圈,扮一扮摇头晃脑的穷酸秀才,或是学学民国时的小姐,坐在曲水亭街的一方净阶上,低头摆弄一下紫色牵牛,都会让你因自造的滑稽模仿而偷偷地乐上半天。

路过剪刀巷口檐角上那株招摇的茅草,走进高都司巷后首旁,凝视那蹲残旧的石狮子和磨平的上马石,听一听鞭指巷里老人讲的旧闻轶事,再顺着东流水街飘摇的绿藻浮萍,转入小巷深处旁逸斜出的悠悠碧泉,你会慢慢喜欢上踏在老街青石板路上那种旧旧湿湿的感觉。或许我本就是一个念旧的人,总感觉在参差檐头与朴拙花纹的错落间,有着一现代生活中所欠缺的古意,而且这份古意又能浓得那样幽远,让人禁不住想去抚摸那些带着历史留痕的雕栏画栋,拨开爬山虎错综的脚掌,去听一听那些古老的故事。

在老城古巷久居的住家,也似乎都沾染上了旧日老济南人的遗风,做事的调子也大都缓缓的,不疾不徐,像是和老街外圈的人事风物隔着几段时光。清晨时分伴着鸽群的哨音去近旁汲一桶清凉的活泉水,吃过一扇油旋儿口豆浆,便开始清洗衣物打扫院落。晌午了,又和自家的白猫黑狗偎在一处,晒上一会儿太阳,日头西斜了,便去准备晚餐。逢着客来,饭桌便会多出一盘油亮亮的九转大肠。更深了,在街角闲聊的老街坊便自散了去,日复一日,虽则平淡,却又是那样让人艳羡,如此的平平常常,又是那样的不同凡响。

而到了年根,老街巷里又换了另一番模样,圆肚子的红灯笼早就被挂在了大门外,脱了色的木门早已被漆得锃光瓦亮,喜庆的对联儿也都铆足了劲,憋红了脸,家家户户的灶头上也都堆满了各色的吃食,像非要把人灌得脑满腰圆方才罢休似的。

但是,随着旧城的改造,济南很多这样的商埠街巷大都已改换了门面,有的甚至消失了,而很多修缮的仿古街道,也都带上了明显现代建筑“钢筋混凝土”的感觉,真正像王府池子附近保有“老济南”风味的街市已经很少了。而这几段老街也因着这份迟暮的黄昏感,而显得弥足珍贵。徜徉在这古旧的街市巷口,触碰一下微含历史清风徐音的石阶,伴着渐渐四合的暮色,浮躁的心可能就会慢慢平息下来。这时,一股浓郁的怀旧情调就会像清墨晕染般漾满你的心灵,所有都市难得的清梦都会在这个黄昏来临的某个时刻一起向你敞开,让你躲也躲不得。

只希望老街能够永远存在,成为我们生命中一道永远摇曳着的风景。



【历下亭】

□刘政君

平房院落,曾遍布老城的老街巷。院落生活,也一直是济南故事不可或缺的情节。在风光旖旎的大明湖南岸,曾隐于街巷深处的万寿宫街13号,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明代的关帝庙在2003年的拆迁中现形,让万寿宫街备受瞩目。当时考古人员在关帝庙北侧,还发现了老济南十大会馆之一的江西会馆,这更为揭示万寿宫街的身世和历史提供了确凿证据。万寿宫街13号院,那时坐落在南北街上,是一处很美的院落。我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一直住在那里。

院子是个标准的老院落。两扇黑漆大门里高高的门洞,两边墙上嵌有粗旧圆木柱,檐梁下是描红的黑木板框和雕饰的花格。迎门立着砖石镶边的灰白影壁,

万寿宫街的院落生活

有些斑驳隐约像写着字的。从右边门往里,是前后相通的两个院,由一道青砖嵌木的门墙隔开,原是有门的,后被拆掉。前后院的北、东、西三面有十几间瓦房。葱郁时节进来,满眼尽是树木花草的繁茂。前院中,有棵高大泡桐和一棵散枝的无花果,墙边窗下是多丛的美人蕉、一串红和喇叭花。后院里,挨着门墙是两株葡萄,粗壮藤蔓交错搭起的葡萄架,往里有两棵高大的核桃树和石榴树。随风而动的绿阴,掩映着整个院子,带来了夏日清凉和果实成熟的分享。

最称奇的,是前院西北角有眼近一米深的水井,清静幽幽。趴在凸起的圆石井口,能看见水面倒映自己的脸和四壁的苔藓,却望不到井底。只有正午阳光斜射井里的时候,才会看见井底北

边透光的暗绿和小鱼。井水四季不变,干旱之年也未见少过,有时下大雨井水溢满,但停雨不久,水面又复归原位。井水清冽甘甜,源自地下无名的泉,安装自来水之前一直饮用着。盛夏时节,各家会把西瓜套上网兜坠上石臼放进井里,晚饭后提上来,脆生生切开,吃到嘴里,真的是“冰镇拔凉”的甜爽!

印象很深的,还有院中一块块青石铺成的路,从大门口一直延伸到各家屋前。经年已久,青石板不太规整有点凹凸,但错落有致,石面磨得发亮,下雨走在上面却不会湿滑,更没粘脚的泥巴。那时没有特别的感觉,多年后在高楼之上,却常会忆起院中那些湿漉漉的青石。

那些年,院内各家关系融洽、亲密。只要天够暖,吃饭就

在院中石桌上。各家厨房都在院南边,相隔不远,谁家做啥都闻得到看得见,谁家做点稀罕的都分给各家尝尝。春日暖阳下,奶奶们会在青石板上铺开帆布,蹲坐上面,边说笑边缝制棉的被褥衣裳。夏天晚上,大人孩子都在天井中纳凉,摇着蒲扇驱赶蚊子,伴着虫鸣和蟋蟀吟唱,聊一些逸闻趣事。家长里短,直到很晚。各家有事都互相帮忙,最能体现团结互助的是搬蜂窝煤,甬管谁家来煤了,各家孩子一起上,很快就搬到厨房里整齐排放。另外记忆深刻的,是大雪后的清晨,当推开屋门,从各家屋前到大门口,已扫出一条无雪的路。这成为一种习惯,每当下雪,各家孩子都会想着早起扫雪,惟恐落后。

那种感觉真好!

【泉城记事】

□张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济南院西大街路北,有一家读书人熟悉的济南古旧书店,这是济南唯一收购兼出售古旧书籍的书店,且有别于其他新华书店的封闭式售书,来这里的读者可以站在古色古香的木质书架前,随意翻阅陈列在书架上的古旧图书。

首次踏进古旧书店是在我的中学时代,一位同班好友的父亲是大学知名教授,研究历史的学者,他常常带儿子来书店淘古书,受到熏陶这位同学也时常邀我一块去那里读书。后来在1957年的政治运动中,同学的父亲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外地接受劳动改造,从此家庭生活失去经济来源,这位同学只好把家里保存的一些史书和父亲珍藏的资料送到书店变卖,有时他邀我一同前往。我们走进收购室,常见几位戴老花镜的长者,反复翻阅我们带去的旧书和史料,仔细询问书籍的来历。

我记得,他们往往以原定价

的3-5折收购。后来去的次数多了,他们对我同学的家境有所了解后,回收的价格也随之高出许多,这还让我们心存感激。有一次,同学带去一个木质的精美长方形棕色书箱,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六册线装书籍,书店认为是精品,高价回收了。后来我得知,同学的母亲患病无钱就医,他才无奈之下狠心卖掉父亲的家珍。

追溯济南古旧书店的变革史,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建国初期,当时的济南除新华书店是国营外,还有私营书店、个体书摊,共40余家。1956年2月,在院西大街63号设立古籍书门市部,隶属公私合营的北洋书社。后来又吸收了集古堂、居家书铺、友竹山房三家古旧书商加入,将古籍书门市部改建成公私合营的济南古籍书店。初建时,只有旧字画两百余册,店堂营业面积不足30平方米,职工8人。为突出特色,在经营上贯彻“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方针,千方百计开展收购、审查和销售工作。到1959年1月,济南古籍书店转为国有书店时,营业面积200平方米,员工增加到15人,备货品种近万种。

1960年元旦,书店举办“古籍书收购汇报展览”,展出了近年来收购到的古旧图书中的珍贵版本和革命文物资料200多种。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等多位首长和专家300余人莅临参观,舒同同志当场挥毫题写了“古旧书店”四个大字。

短短的几年内,书店先后收购各类古籍书籍近50余万册,其中有宋刻本的《雷峰塔藏经》、《杜工部草堂诗笺》以及《大明会典》、万历刻《本草纲目》等珍贵历史文献。书店曾收购到一本《蜀中洋务密稿》,经鉴定为有关西藏的史料,寄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为史料保存。1961年收购到一本手抄本的

《聊斋志异》,鉴定后确系一部难得的珍贵资料,后有齐鲁书社据此整理出版了《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抄本)》在全国发行。

1962年9月我大学毕业分回济南做中学教员后,常常光顾古旧书店,公休日时可以在那里呆上半天,有时也可以按原书定价的6—8折,买到实用的旧图书。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那里买的一些折价旧书,记忆深刻的有1952年莫斯科版的《俄语大辞典》和《英俄双解大词典》等工具书,伴随着我走过了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

1966年8月,在“文革”的“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旧世界”的呐喊声中,古旧书店首当其冲惨遭厄运,全部图书作为“封建修毒草被封存。一批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洗劫了书店,焚烧了大量的古旧书籍,致使处于兴盛时期的济南古旧书店停业,至1987年才恢复营业。

到古旧书店淘古书